

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近代史资料

JINDAISHI ZILIAO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近代史资料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代史资料. 总 128 号/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部编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13. 8

ISBN 978-7-5161-3116-9

I. ①近… II. ①中… III. 中国历史—近代史—史料
IV. ①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92110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李尔柔

责任校对 宗 合

责任印制 王炳图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(邮编 1007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-64070619
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
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9.375

字 数 246 千字

定 价 2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:010-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● 第128号

目 录

抚东奏稿(八)	阎敬铭 著(1)
曾国藩致沈葆楨手书五通	
.....	程道德 佟鸿举 整理(111)
弢园随笔	史念祖 著(117)
清末实行世界标准时史料	李侑儒 整理(179)
辛亥革命时期新编《三字经》三种	
.....	吴 密 黄 霞 整理(187)
知识青年从军记——张谦日记(上) ...	张 谦 著(196)
台湾省收复计划大纲	刘贺文 刘 佳 整理(267)
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检讨	史 资 整理(272)

抚东奏稿（八）

阎敬铭 著

三、黄崖山

522. 剿灭黄崖山张积中聚众折

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

奏为肥城县属黄崖山匪徒聚众焚掠，据寨抗兵，经臣亲督兵勇围山剿办，登时全行歼灭，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：

窃查肥城县属西北有黄崖山，接连泰安各山，周遭百余里，山径丛杂，地势险峻，居民因山坳分住三庄，山顶结一石寨，为避乱聚居之所。咸丰十一年，有扬州人教职张积中在彼居处，素以授徒教书为事，相安已久，并无不法踪迹。去年十月，据潍县禀报，拿获王小花，供称曾有人召其往黄崖山认张积中为师，彼处聚徒多人各情。当即派员往查。据禀，张积中系前任临清州知州全家殉难之张积功胞弟，世袭云骑尉现在山东候补知县张绍陵之本生父，习静居山，以授徒讲书为业，即省中官幕，亦有挟眷居山者，并无违悖情迹。臣复各处防问，皆言张积中于咸丰年间，曾为前湖广督臣周天爵明保，并在两江各处戎幕，现年逾六十，学问优长，多以性理教人各情。又因王小花语涉可疑，飭令提省究办。研审数月，王小花并不识张积中，系闻人言，而传言之人追究未获。王小花与张积中两不相识，未便提案对质。且张积中系忠荇之家，宗族亲戚，科第簪缨，似不至聚匪为非，碍难

以影响无据之词，遽行严究。

忽于九月二十四日，正发、捻逆股扑运防紧急之际，接青州府阎廷佩、益都县何毓福禀称，拿获匪犯冀宗华、冀北栋，供出同拜黄崖山张七即张积中为师，现山中业已聚集多人，令彼等赴青州一带勾匪，定期九、十月间起事，先取青州，后取济南各情。随又接临朐县何维堃禀称，获匪郭嗣清等十一名，均供认与黄崖山结众滋事，余供与冀宗华等相同。该府县业将各要犯正法，并留一犯待质各等情。臣即飞飭提省究办，一面派拿张积中到案对质。二十六日，接藩司丁宝楨禀称，因接益都、临朐两县禀报，当由省派守备唐文箴会同肥城县知县邓馨、长清县知县陈恩寿于二十四日赴山，拿张积中到案。该张积中深藏山寨，闭匿不出。该员等守至夜间，适在山庄居住之候补知府、前任济南府知府吴载勋，系张积中姨表兄弟，仓皇移家出山，并闻寨上汹汹聚人。该员陈恩寿、唐文箴见事已变，乘夜逃出，竟有多人追逐。陈恩寿尚有家人一名在后，即被杀害。二十五日，该匪等遂将各处山路堵塞，禁绝人行，并逼胁附山各居民入寨。二十六日，山上遍立旗帜，击鼓聚人，并派匪党下山焚掠，共焚烧村庄十余处。二十七日，该匪党头裹红巾，分路焚掠，在东张庄杀死民人数名，杀死驯递马夫二名。

臣在东平行营于二十七日始经得信，彼时运西捻股甫经防军击退，向嘉祥奔窜，臬司潘鼎新一军已抵嘉祥。臣接报后，以该匪徒虽系甫经啸聚，惟闻有勾结东府匪徒，及北路盐枭甚多。该处逼近省垣，患居肘腋，且以才人举事，计必多端；又因捻匪近在河西盘旋，更虑内外勾结，大肆蔓延，必须迅速及早除灭，而该处山势深广，非多集兵力难以密为环裹。因函告潘鼎新，令暂守河墙，若捻贼远遁，分营助剿黄崖。一面飞调河防各军，匀抽队伍，派参将姚绍修带千人为头队，游击王正起带二千人为二队，臣亲督知府王成谦带四千人为三队，又调副将王心安带一千

五百人为四队，均于二十八九日，星夜向平阴进发。先调千总王萃带马队随营务处道员潘骏文星速先往，踩看山路。适藩司丁宝楨虑运防正紧，臣难回顾，即由省带领游击郭大胜、守备冯胜林勇营千人、营兵四百名，驰到长清进剿。臣以省防万分紧要，谕将勇营留住山口，嘱丁宝楨速即带兵回顾省防，并严为稽查弹压。臣赶督各军，兼程并进。

二十八日，千总王萃带马队先抵距黄崖十八里之水里铺，适匪众在彼抢掠，经马队追剿，获贼数名。该匪遂退入山，王萃即扎水里铺，以通省城文报之路。初一日，参将姚绍修抵水里铺，即时督队入山，行至山内石岭贼卡，小路如线，该匪等竟敢恃隘列队，扼守抗拒。贼占得地势，酣战两时，官军几不能入。姚绍修亲自开炮击毙匪众十余名，并矛刺贼首刘耀东一名。适游击王正起由东边山口带队而来，合力猛战，将匪股压退，夺获抬炮、鸟枪、竹枪多件，旗帜十面，并在庄中起出号衣四十余件，写有“太平天国”字样。该匪被击回窜，姚绍修、王正起二队一气直前，奋力追剿，将该匪所设各处要路山口石卡，均行拆焚夺回，连夜分路直登山上，据其要害。王正起即扎营该匪北寨门外峰顶，据其要害，断其大井汲道，该匪即全行入寨闭守。该二将夺卡夺山，已为得机得势，扼断贼之咽喉。初二日，知府王成谦带队赶到，遂即分登各处山顶，四面布围。初三日，臣督带各营俱赶到齐，因查该寨出山歧路极多，非将各军密布要隘，层层布守，一经破寨，必致乘间窜逸，贻害地方。又以各军奔驰数日，令稍蓄锐气，传谕各营暂缓进攻，先悬示谕降，以期解散。又调到知府吴载勋，令作谕函，遣人入寨，谕令早出。一面飞飭各军，将该山四面大小远近各山口概行堵截，分营分哨据险扼扎。适兗州镇范正坦带兵赶到，济东道卫荣光由河北调到同知刘时霖一营，泰安府锡惠、肥城县邓馨各带勇役民团，处处协守。初四日，副将王心安带三营登山，并断其小泉汲道，该匪遂无勺水可

得。计马步兵勇一万二千余人，处处环扎，山内山外各路毫无泄漏，均已周密。

初五日，吴载勋遣去之人持回张积中逆函，据称不逞之徒，劫令主盟，势不能出，且有要胁狂言。臣犹勒限一日，谕令早出，乃竟无一人来投，且开枪抛石，击伤士卒。臣知兵勇养锐二日，该匪逆势已成，难事姑容，分授各营机宜，期于一鼓成擒。初六日黎明，臣飭令知府王成谦督四营由西面上山进攻，游击王正起督四营由东面上山进攻。该逆寨悬崖陡壁，羊肠鸟道，极难攀援，寨墙尤峻，难施人力。前两日，各营已暗窥路径，兼作钩梯，各军奋勇直登，逼其寨下。该逆犹敢拼死抗拒，枪石如雨，击伤弁勇数百名。知府王成谦由西面连放开花炸炮，轰毙站墙逆匪多名。参将姚绍修由西寨门扳墙直上，守备曹正榜由悬崖之下开路争登，该逆犹相持不退。时游击王正起由东面督军前进，兵勇稍却，王正起手刃数勇，极力逼赶，直从东寨门扒墙上攻。该匪飞石如雨，千总万年清头受重伤，血流遍体，千总张福兴腰腿均受重伤，俱各带伤摧坚，略无退阻。游击王正起极力督攻，奋猛喊呼，我军勇气百倍，从矢石枪炮之中，崎岖险陡之路，四面分队同时攀登，一鼓直上，而姚绍修、曹正榜等军亦由西路登墙，遂两路挥军进杀。适副将王心安亦由东山分队赶到，先后入寨。该匪众犹在寨中持械拒战，官军且战且杀，将悍党七八百人尽数歼除；其夺路奔出股匪，又经各隘分扎各军参将宋延德、都司李元、游击郭大胜、守备李炳武、同知刘时霖、县丞裕凯等分路剿杀，搜洗净尽，共歼除匪党一千六七百名，坠崖落沟死者无算。该匪张积中及其子张绍陵均自焚诛，其余匪党及勾结枭匪千余人，均经悉数歼除，无一漏网。先是潘鼎新亦急于歼除内患，初二日由济宁督军前来，现已函止，并一面函调藩司丁宝楨来营办理善后。现在地方均已安贴。

伏查此股匪徒窃发，骇人听闻，变起仓猝，皆仰赖圣主如天

之福，得以登时歼灭。各将士漏夜兼程迅驰围剿，未任勾结蔓延，又不避危险，飞速拔寨，清除内患，实为异常出力。所有首先破寨之知府王成谦，请免补知府，以道员尽先补用，并赏加按察使衔。副将衔参将姚绍修，请以总兵记名简放，并赏加勇号。副将衔游击王正起，请以副将尽先补用，并请赏加勇号。守备曹正榜请以游击用，并赏加勇号。蓝翎千总万年清请以都司用，赏加游击衔，并赏加勇号。都司李炳武、李元、杨殿邦、汪宗发，均请以参将尽先补用。杨殿邦请赏戴花翎。千总王学礼、张福兴均请以都司用，赏加游击衔，并赏戴花翎。守备陈长春、吕奎，均请以都司用，并赏加游击衔。千总王林魁请以守备用，赏加都司衔，赏戴花翎。五品翎顶赵玉荣，千总崔起凤、吴远富，把总官得禄、晁文忠，均请以守备用，并赏戴花翎。卫千总郑良弼请以卫守备尽先补用，并赏戴蓝翎。千总王建功请以都司用，并赏加游击衔。外委张仕忠、黄得胜、吴大发，均请以千总用，并赏加守备衔。外委胡成元，请以千总用，并赏戴蓝翎。候补县丞裕凯，请免补县丞，以知县尽先补用，并赏加五品顶翎。以上各员弁实皆冒险冲锋，力战拔寨。又访获破案之青州府知府阎廷佩，请以道员用。运同衔署益都县知县何毓福，请补缺后以同知直隶州用。临朐县知县何维堃，请以同知直隶州用。仰恳天恩俯允均准给奖，以昭激励。各营扒寨勇丁，已由臣赏给银八千两，以示奖励。其余在事出力文武员弁，容臣详查，择尤另行请奖，再乞恩施。

至此次变故，实出情理。臣以事变猝乘，不得不勉策病躯，竭蹶从事，日来极形病惫。而东平河防未尽布妥，臣在此办理数日，仍当扶病前往东平督率一切。所有黄崖山寨匪徒聚众滋事登时歼灭各缘由，理合恭折驰奏，以慰圣廑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奉到回折：“军机大臣奉旨：‘另有旨。’

钦此。’”

523. 请将候补知府吴载勋革职发往军台片

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

再，候补知府吴载勋系张积中姨表兄弟，向亦偶居黄崖，尚非同庄近邻。该匪滋事之先，吴载勋即行出山。若谓吴载勋通匪，遍加查访，实无确据。惟当邓馨、陈恩寿、唐文箴往拿张积中时，适遇吴载勋，据称张积中实往游五峰山，随后令其到案各情。嗣张积中抗拒势成，大烦兵力，吴载勋实难辞误事之咎。应请旨将候补知府吴载勋即行革职，永不叙用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，其家属亦即驱逐出东，勒令回籍，如稍逗留，即行拿办。谨附片具陈，请旨遵行，伏乞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524. 张积功世职请准旁支承袭片

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

再，张积中以簪缨世族，平日言论奇邪，行踪诡秘，勾结匪党，叛逆显然，实属罪无可咎，业经举室焚诛，足昭炯戒。惟其胞兄原任临清直隶州知州张积功，全家殉难，以该犯之子张绍陵为嗣，承袭云骑尉世职。今张绍陵亦陷于罪，理宜夺职。复查张积功死事情形，甚为惨烈，仰蒙恩旨，从优议恤，似未便令其绝嗣，可否吁恳天恩将张积功应给世职仍准于旁支内拣人承袭，以励死节，或停止承袭世职之处，相应请旨飭遵。理合附片陈明，伏乞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525. 筹办黄崖山善后并陈张积中罪状折

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

奏为筹办黄崖善后各事一律静谧，并详陈逆首张积中狂悖罪状，请旨严禁邪说，以靖人心而绝乱萌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本年十月十三日准军机处寄：“奉上传：‘匪首张积中以职官据寨叛逆，勾结党与甚众，该地方文武员弁平日漫无觉察，实难辞咎。此次该抚督兵剿办，尚属迅速。第恐余党伏匪仍思勾结滋蔓，断不可含混了事，致令余烬复燃各等因。钦此。’”仰见圣虑周详，除恶务尽至意。

伏查攻剿黄崖情形，业经详陈在案。臣初以该匪首张积中身为士族，名列荐章，此次滋事，或系居山授徒，妄收匪类，以致养虎自卫，拥挟而成，谋叛或非本意。故闻警之后，犹欲善为谕散，免戮无辜，闻依居山寨官幕眷属尚多，亦虑玉石俱焚之惨。是以顿兵三日，多方谕降，乃并无一名投首，即官幕各眷亦无一人来归。而被匪扰附近数十里内之水里铺、石岗庄、黄花园、夏巴、新庄、东张各处村庄民人，均赴臣辕，求臣速行进剿，并禀告该逆业经勾结武定一带盐枭数百名入山，迟恐更有外援，又言黄河水次亦有匪船为送军械之事。又据逃出村民供称，该逆已于日内暗遣匪党赴河西勾结捻股，令来扑运，以为外内勾合。事后接刘铭传、潘鼎新各营咨函，俱言获捻所供相类。又查闻该逆在省垣城关及水里铺、平阴滑口、利津海口、海丰埕子口、安丘各处，凡滨黄河要隘之区，均开设杂货店、钱店各铺，皆取泰运通、泰来、泰祥、泰亨为号，又在海丰、阳信、沾化各属开设盐店，千里之地，店肆罗列，一日之内声息可通。又查知该逆徒众多系青州一带匪徒各等情。臣以逆势已张，势难姑息，当此人心惶惑，通省震惊，若一迟疑，内外交讧，必成蔓延之势，遂行决计进攻。仰赖天威，一鼓殄灭。破寨之时，兵勇入内，满寨皆裹红巾，拼命死斗，无一生降。尤可异者，该逆张积中发火自焚，而寄居之官幕及其弟子人等，约计男女二百余人，均在一屋，并为煨烬。惟生获其弟子韩美堂等数名，皆称愿从师死，亦不愿生，严讯亦无供词。观其形状，眼目直瞪，大似迷惑。故全寨俱就殄诛，仅留妇女幼孩四百余名，而妇女中尚有神色自若，绝无

惊骇者。克寨之后，臣亲自登山，见其圩寨皆用巨石坚筑，分立炮台，门皆铁裹，坚固异常。寨内包连山巅三座，宽广十余里许。该逆所居伪屋，重阶列陛，层轅设屏，极其违制。棚上俱结黄幔，椅桌铺设僭用黄色，于烈焰之中，收得黄绫帐幕一具，黄绫方圆桌面各一事。此外违禁物件，一切字迹，该逆均自焚净尽，火内不及捡取。寨中竹枪刀械，拥积成堆，并捡得军械单一纸及铅块、硝磺各物。寨内所列石屋，约数百间，均皆各路之人倾家挈眷来依，屋样均如一式。当时从伪室中将该匪首张积中首级找获，招人辨认属实，悬杆示众，以快人心。所有违禁之黄绫帐幕、桌面各物及号衣、旗帜，发交臬司存库，以昭炯戒。其刀械、枪炮、铅硝各物，分发各营应用。一切在山匪党、盐枭等，均就歼诛，绝少漏网。其依居官幕人等并焚一室，难辨姓名，惟飭将尸骸收掩。所留妇孺四百余口，飭地方官收养，给属领回。山上圩寨石屋亦飭平毁。所有匪扰各村庄，均令地方官设法抚恤。现在流民复业，各自安堵，静谧如故。其各属开设店肆，经飭各州县严查，迭接各属禀报，该等处所开各店，均于该逆举事之日，未经发兵之先，于九月二十六七等日，一概同时关闭，店伙俱逃。声息灵通，千里相应，事后思之，犹足疑骇，现已分别查封。此外如白莲池各地凡曾经聚匪之区，臣均派兵密查，尚无闻风勾煽之事。谨行缕陈，以纾圣廑。

抑臣更有请者，该张积中素有才名，倾动流俗，且能伪托诗书，高谈性命，故致缙绅代为延誉，愚氓受其欺蒙，实则包藏祸心，暗布邪说。又闻其家本无产业，其在东省不过十年，而能跨郡连乡，遍列市肆，均皆挟术诓骗，以为收集亡命之资。凡从其教者，往往倾家荡产，挟资往赴，入山依处，不下数百十家，生为倾资，死为尽命，实未知操持何术、演习何教，而能感人如是之深。并据武定府知府张鼎辅访闻，入山匪类多名皆系巨猾，其文生张洸汉、张铃阁二名，尤为著名枭首，臣久捕不获，入山已

非一年，闻亦在山歼诛。又据委员查封该逆省城钱铺，拾得该逆书册，悖谬乖妄，更为怪诞。近日众口传说，该逆妖术邪道不一而足，事无确据，亦难查究。独怪该逆悖谬如此，而臣从前久为再四访问，率谓为读书之士，臣自惭聋瞶，实人心风俗大可忧也。臣前因事变猝起，若四处严搜党与，更虑逼起事端，故先行通示各属，凡与张积中相识，但非谋逆，概从免究，以安反侧。兹观情事怪异，实骇听闻，难保无余党在逃，拾其唾余，再谋蛊煽。臣已通飭各属，严密查拿。谨将该逆种种罪状详陈圣鉴，并将该逆信函及捡拾军械单并逆书一册，照抄咨送军机处查照。伏祈明降谕旨，飭将该逆张积中罪状晓谕通省，凡与交游，虽不追究，惟再有袭其邪说行教惑人者，即行就地严拿惩办，务绝根株。如地方官或有姑息养奸、避嫌不举者，严行参究。庶可以靖人心而息乱萌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四、援陕及其他

526. 派勇赴陕助剿折

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奏为遵旨酌派楚勇驰赴山西蒲州防河，拟请改赴陕省进剿，以期得力，恭折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奉寄谕：“庆昫等奏宁夏汉城已成叛乱，请飭山西、陕西两省速派劲兵截剿各一折。晋省现有楚勇千名，著英桂、沈桂芬将此项楚勇尽数调赴定边，协同张集馨派出防兵，扼扎防剿。惟晋省河防亦关紧要，著阎敬铭迅即选派得力兵勇千名，星驰赴晋，交英桂、沈桂芬调遣，以补其缺各等因。钦此。”臣伏读之下，莫名愤懣。灵州、宁夏相继失陷，逆众渐趋于北，秦晋边防极关紧要。仰蒙宸谟指示，移晋省之兵以趋秦，移东省之兵以补晋，师无行远，圣虑周详。

臣查东省兵勇，自陆续撤散后，所余者惟东治六营、济安五营，及都司马春峤、守备郭大胜等各军六千余人，臣回省后，又撤去六百人，兵力本属不多。前奉谕旨，饬援蒙城，当将各营分布情形奏闻在案。惟宁夏毗连山陕，深虑贼势蔓延，当此军情紧急之时，臣何敢以山左兵勇不敷，遂行推诿。现计济安各营分扎东昌各属，大乱甫平，民情初定，全恃有兵镇压，以备不虞，东治各营现扎单、峰各要隘，以防南捻，均念系万不可少之兵。刻闻僧格林沁大军自阵斩苗逆、克复寿州后，军威大振，南捻各股不难以次削平，则东省南防之兵尚可抽拨。查有驻扎单县之游击刘汉秀、雷显扬二营，勇丁共一千名，尚属精壮，该游击等管带素称得力，即应遵旨饬令该游击等迅带所部，驰赴山西，以备防河之用。

惟臣窃思陕省回势渐趋西北两面，蒲州之防较松，与其派兵驻守河干，不如前赴陕省专力进剿，厚陕省之兵力，即以固晋省之边防，似为争一先着。况调勇情形，与调兵不同。各省营兵定制例有征调，视为故常；即以此省之兵，统以他省之将，亦皆听从使令。勇丁则系招募成旅，必须统带之员熟悉该勇情性，恩义素孚，方能指挥如意。臣向在湖北，亲见曾国藩、胡林翼各军，征剿能得力者，皆系慎择统将，令其自行召募，所有营哨队长，皆其素相浹习之人，志气相联，故能如身使臂，如臂使指，以收其效；往往另更统带，即觉号令难齐，难收实用。今臣所遣之刘汉秀、雷显扬二将，其才只堪分带一营，若令驰赴蒲防，归之晋省派员统领，窃恐兵不习将，将不习兵，一时未能浹洽。查该二将原系多隆阿旧部，春间多隆阿与臣商派，随臣由陕来东，深知其与雷正綰、陶茂林、曹克忠等同隶一军，心力自一，若令径赴陕西，听候多隆阿调遣，用其旧将，驾驭更可得宜。臣又筹计，由东省单县赴蒲，与由单县赴陕道里不甚想〔相〕悬，与其驰赴蒲防堵贼之来，曷若直赴陕疆击贼之背。军行以迅进为功，兵

情以相习为力，二者兼权，似以赴陕为要。现游击刘汉秀等二营，均在单县。臣立飭该游击等星夜束装，并宽为筹给该营一月行粮，及应用军装、器械等物均令带往，飞飭拔营，由单县迅经汴梁径入潼关。一面飞咨多隆阿，一俟该游击等两营驰入陕境，飞檄迎提，由多隆阿就近调度，或拨由曹克忠带往定边，或拨归雷正綰赴剿泾城，或拨交陶茂林调赴汧、陇。一时旧部效力行间，无主客不习之情，有战阵相顾之义，庶期师克在和，可收实效，此臣所谓赴晋不如赴陕也。其晋省防河楚勇，如尚未起程，或仍驻蒲州防河，或调拨北路之处，应由山西抚臣酌办。如此转移办理，庶陕省战兵得添军之益，而晋省防兵亦无更调之劳。

臣为行军期收实用起见，所有遵派楚勇赴蒲防河，拟请改赴陕省各缘由，恭折由六百里驰奏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527. 派勇驰赴山西折

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三日

奏为遵旨酌派勇丁千名，驰赴山西以资调遣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同治三年正月二十日准军机处字寄：“正月十八日奉上谕：‘熙麟奏宁夏逆回勾结情形一折。著阎敬铭于山东各勇营内，调拨勇丁千名，遴员管带，克日飭赴山西省以为填扎之用各等因。钦此。’”伏读之下，不胜愤懑。窃以西陲辽阔，毗连蒙界，非厚集兵力难加痛剿，自应移缓就急，进晋省之兵以规宁夏，拨东省之勇以固晋防，仰见圣虑周详，莫名钦佩。

伏查东省各勇分布要隘，兵力实属无多，仅敷布置，经臣历次奏闻在案。臣由东昌回省时，曾留济安营湘勇千名，分扎东昌各属，以资镇压。嗣因平原、禹城、德州、恩县各处素有马贼窝巢，必须先事剪除，以杜乱萌。查该匪等皆系匿迹民间，分散党羽，聚则为贼，散复为民，情迹诡秘，出没靡常。民间受其荼

毒，畏势不言，且有代为窝藏，以期无事。根深蒂固，十余年来渐有滋蔓之形，仅委之地方营汛各官办理，断难歼除灭迹。不能不辅以兵力，使有畏慑，不敢聚众抗拒，然后密访眼线，搜其窝穴，歼其渠魁，则余党闻风自解，庶可泯乱于无形。臣察东昌民情稍静，因将济安营一军复调赴德、恩、平、禹一带，联络分扎；复派佐领塔克苏堪带领马队百余名，来往梭巡；密饬地方官购线搜访，会兵密拿。自去年十一月起，历次拿获积年巨寇、窝主王立功、田汶升等五十余名，均行就地正法，以昭炯戒。刻下余党均已敛迹，道路平靖，尚恐潜伏未动，尤须兵力以绝根株。其单、峰等处，臣原派副将陈锡周等东治五营分布要隘，自调派游击刘汉秀、雷显扬两营赴陕后，仅留三营驻扎各处。该处与江豫连界，狙于亳捻余习，民情骚动。加之兖、沂各属，去岁皆系剿抚兼施，未行大加惩创；其陈国瑞招抚之匪，闻多相率潜回，尤须有兵弹压，以期有备无患。又武定盐枭充斥，前派马春峤一军，因节省饷项，于年终已饬遣散，另派都司王正起一营前往搜拿。此三路之兵均在得力，难以调拨。

再，查东省营务废弛，积弱已久，民风刁悍，团练强横，兵在则均觉震慑，兵去则恐复鸱张，甚至征收钱粮，亦觉无兵镇临，均难顺手。即如邱县聚众抗粮，经臣严办后，始皆完纳。他处情形，大率类此。故去年黄水泛滥，兵燹相仍，而核计通岁所入，较前数年实有起色，未始非怵以兵威，各怀畏惧之故。

臣身膺疆寄，旦夕焦思，断不敢遇事粉饰，以贻宸廑。刻奉谕旨，饬兵赴晋，当此西陲紧急，臣何敢以兵力不敷，稍形推诿。核筹全局，于无可抽拨之中，计惟有驻扎东昌之千总曹正榜一营楚勇五百名，及驻扎台儿庄之守备郭大胜一营楚勇五百名。查东昌民情已定，徐、宿捻患已除，稍省兵力，尚可拨令远出。惟该二营相离较远，若俟归并一处，再行起程，更恐晋省需兵，缓不济急。臣拟先饬千总曹正榜一营由东昌先行拔队前进，再饬